



09565

宋史論卷之十三

明太倉張溥論正

太祖代周

韓通死於開寶之時李筠李重進死於使僉之後雖其死不同也太祖受禪天意人謀編已舉其端故此篇特以死革命而言死事倖命而三人蓋歎效順者之多而執正者之少耳畧於後而詳於此可悟又家機要韓

通一死於義已盡至筠與重進當時不無遺議後稷再提二人來說所不必知其死見不必加以此責也倘卿願懷不能不言又若不欲盡言含吐之間妙有神味錄執升

韓通死於開寶之時李筠李重進死於使僉之後雖其死不同也太祖受禪天意人謀編已舉其端故此篇特以死革命而言死事倖命而三人蓋歎效順者之多而執正者之少耳畧於後而詳於此可悟又家機要韓

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為周室而死以戰韜之其殷之三

仁乎通子橐駝兒多智略知誓祖人望勸通早為之所

通不聽黃袍既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

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

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已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

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於頑民不

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

為故當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

宋史論卷之十三

三人為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為宋質其

何誅焉筠初起義閻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

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

翟守珣往路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

謀定後發一時前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楊

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於章孝寬而死天方

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收兵權

收兵之謀發於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
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出杯酒論心大將解
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

韓通死於開寶之時李筠李重進死於使僉之後雖其死不同也太祖受禪天意人謀編已舉其端故此篇特以死革命而言死事倖命而三人蓋歎效順者之多而執正者之少耳畧於後而詳於此可悟又家機要韓

按以詠治之語
諸將遂乞罷典
兵然其時武備
未盡廢弛也沿
流承習以至於
弱豈必貽誤之
不善哉第中所
言皆深吐情理
至秦檜力主和
議則大將兵權
安得藉口成議
以厚誣藝祖孫
執升

荆湖勢猶虞統
宋師援湖而先
取荆蓋出師湖
南假道荆渚因
之襲之帝遣宋
開國規模法遠
荆湖者臣皆知
其有混一之漸
而李處耘慕容
延釗兵以義動
亦非苟息陰謀
詭計之比形勢
聯合請爭自分
看得清曉得出
筆墨遂覺寬然
有餘孫執升

曲務保全俾遠更事藝祖赤心既同講玉石守信等復
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
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
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於
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
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計乎
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
福何嘗去兵未世虛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寔為東遷
貶德哉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
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盜者矣

平荆湖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
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
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
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勛皆高從
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勛死繼沖立叢脞成矣
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
繼沖無能開門納士直掇拾耳荆南既亡湖南安能獨
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卽身為俘虜司其宜也
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

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
湖猶是衲也○須要○防之○分○明○
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
湖猶是衲也○須要○防之○分○明○
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
湖猶是衲也○須要○防之○分○明○

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勛之世
卽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
順逆者也李觀象孫比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
矣。

平蜀

引事相証起

兩川形勢天下
綽險乃師自發
以至受降爲日
僅六十有六時
天護固不足恃
乎良由蜀主奢
縱陶師非人王
師在臨立見瓦
解此文第一
引蜀事以相
証第二段言全
彬不敢土卒以

政亂第三段言
隔無守據白不
免於乞降第四
段則以明於大
義獨有李氏深
致敬惜敘事分
明詞詞激烈無
事繁文而意我
國已無不畢備
孫斬升

當時諸國惟南
漢與唐爲其巨
自其表展以且
所以遊晏等備
不修至然而加
甚焉羣臣之語

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
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
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
等伐蜀孟景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
衆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
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爲知祥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三

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立喆童稚妾握大
師文纛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
死義然肝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
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
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儔疎王昭遠輩景不從
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灑地嗟彼偷生竟不食
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平南漢

引符和證入

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衎者言其不祥又該
玠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分無道爲弟洪
熙所弑晟復殺洪梟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龔能

由國者惟存此
通好於宋此其
先事之謀也
備此其當也
職也自延瑁以
譖死而王師壓
其諸臣束手知
長以為得當之
謂此二字已足
謂張行徑誰
孫執升

李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似可
以不代然天下
一家何得獨置

此於度外杜若
薛良之戮辱時
向有待也樂若
水之蒙揮作適
可乘也英主至
威固自不測至
李煜措置非方
而吳臣執節死
義獨盛於諸國
豈天固有所歸
生抑亦有人知
屬溷塵使然歟
孫執升

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
更甚昆弟大臣次第屠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
屋其可久乎邵廷珪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
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敵勸情深三諫反執行
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賊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錢之謂也潘美進師募帥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
彼暴同孫皓慈猶叔寶羊頭諂應酬舞降王五十五年
豈盡天數哉

平江南

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為順臣子
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四

矣亟鼓朝氣務濕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
世杜若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
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撰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
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
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
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皮間
南繼勳驕貴握兵用舍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
范增死而楚滅強大且然况閭弱哉五代風靡遑君如
奕太祖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伏大原其
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倩與族
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曰。亮。聖。

開創之。仁。不足。漢。唐。宋。已。事。可。具。獨。至。聖。神。天。性。獨。尊。休。養。安。全。乘。未。於。至。一。屆。中。約。舉。大。端。而。直。主。氣。象。口。自。眉。目。朗。朗。至。未。聖。提。取。土。誠。意。在。結。蓋。有。未。賢。人。眾。多。皆。其。神。教。培。所。致。也。見。地。卓。越。神。韻。史。曰。瘡。遠。流。統。升。

太祖受禪之元年。卽遣賧詣州躬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揚徽之有私憾。而出爲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繁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通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應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五

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雝。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微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幸相才。遺畱晉王。詩云。茂茂。械。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禮樂義

制禮作樂。興王。之盛事也。自漢。唐。宋。遞。區。皆。僅。殘。明。之。餘。雖。有。志。修。明。而。古。典。未。復。篇。中。敘。次。低。昂。線。索。在。手。筆。話。靡。遠。至。以。人。倫。爲。禮。樂。之。本。漢。唐。開。國。皆。

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謙謙焉。漢高祖。禧。松。楡。祀。雖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縣。最。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啻。樂。章。陵。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合。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虜。

有餘義而嚴宗
法前理然不能未
為得之六木大
原言之鑿也知
豐聚山之為小
○行文有以宥
有把握突然而
起悠然而任轉
折維送無不協
於自來世詭該
博筆又高老制
升之大觀孫執

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在

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嘗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

代修明視漢為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覩也雖然

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

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

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詔武五行壽人

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

世雖音盡矣沛公謾罵制龔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

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

弘何安新樂既成專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嘗

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揉身弑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國覆唐高鼎革未逞改創太常樂府唐不能倣古所用多舊文爾唐

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

遲命嘗儀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

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

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

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

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入

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彗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

姬而擢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

刺玉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

地同利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

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治河

河決於民田壞廬舍為患固劇上河所以少故河之治或可法法未漕粟多故河之治所常急然治河無他法復禹之迹而已復禹之迹惟在分水之勢便有所洩而口塞河治於漢武運漕起於禹貢五篇連類稱引以証宋事至未點出省漕要君善源流軍貫紆

縮燦如與則高文有月當其賞孫執升

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道所經止

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分四路日什

河日黃河日惠民河日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

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醜為一大

陸而北播為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

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

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間溢為敗無大

橫決者以河自漢未入干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入水

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即威武水官即四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以大路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

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洗壁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

子既歌穿汾陰通褒斜繫龍首浚六輔歲興大役無功

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

決濮陽陽武藝祖詔曰詳究經瀆臣導河至海隨山濬

川未聞方制湍流廣營丹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茂加

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涇

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充青

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洛豫浮洛以達

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為至而總銜結服粟米

畢賦於帝畿百官食采兵寓封井無庸事漕漢高祖都

此則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此其故道

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人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贖。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漕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金匱之盟

立嗣必子昭靈之命。非治命也。乃藝祖既殯。以與弟次而德昭廷美。皆不得其死。太宗雖忍於弟。知其魂母命固已棄之。幾

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擊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醜也。又何有放兄弟哉。開寶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八

如但一談再誤。贊成者。過普耳。普之心。正欲保位。固恥而顧。其君於不孝。不友。不慈。此固春私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至引曹馬以誅太宗。可筆九為。謹之。孫。孫。孫。

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實同金滕。仁人之心。宿過於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苦變之徒。如柴馬錫者。鬚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盜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空。竊器抵難。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韙之名。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假。若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不暇也。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絕似一則。臺書。台。獨。論。出。於。陳。洪。進。進。輸。

河西寶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

豈以免禍不絕於心終而洪運發壽考
說到有不幸者
幸而有不欲盡
言者乎今日無
我明百豈有君
江南主之書正
與沈虎子之諫
相合當日事勢
先見者固不乏
人然使堯祖歷
數長久其待降
王當必不然孫
執升

太原西北之藩
蔽藝祖不即取
者職方有事諸
夏也太宗不先
定燕薊而急攻
太原蓋燕統摩

城隍而能拔而
藝祖已不可度
或亦未講於王
林之策子藝祖
明敏急之序太
宋味先安之宜
止論北漢而天
不大勢固已了
然在也○劉灼
之言曰區區守
此恭懼漢之不
血食然繼恩繼
元嗣立已非劉
氏出裔矣北漢
之亡豈待太平
與國四年之五
月哉孫執升

燕薊之勢固所
必爭燕薊亦昔

鷲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
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
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
而代之鷹鷂翻覆非宋莫歸倂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畫
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
非考終洪進黜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
幸不幸乎

平北漢

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讎子鈞繼體
倔強不下藝祖能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
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歿無子劉氏嫡孫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九

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
此舍此不立反王薛劍兒怱怱遇弒失策甚矣張昭敏
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即使
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
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
抗六飛屢駕懲於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為邊
蔽太宗獨斷整旅剪除牽於契丹勝負掎見以彈丸之
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契丹和戰

太宗初即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房

有其... 算... 推助... 孫初升

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為我有。忽敗於高梁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鳩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於涿州。潘美捷於環朔。田重進捷於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憾可伐。而師違節制。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在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

宋史論一卷十三 宋

十

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敗懷州。為近侍所欲。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逮。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疏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西夏叛服 繼遷明德

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黨

敵有內亂。朝廷之利。相察。設益。至一。驅。制。強。兵。出。異。議。以。為。謀。國。家。成。豈。特。西。夏。為。然。哉。孫。初。升。

頃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未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白世一日也。繼遷奪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所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口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宋史論。卷十三。宋。十一。

交州之變

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耀發沈起。二臣喜事

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

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

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

天威喪於跼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

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變化越俗尉化稟

漢令，戔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

侯仁寶沈起罪
案入手便已斷
定按下一段論
沈起事蓋仁寶
專身謀沈起
逢迎安石以之
相於起之罪更
浮於仁寶遠
方僻境何足介
意起如喜事開
後照應文法緊

王小波之亂因於民之殺王均之亂出於兵之怒憤因衆動者其心易合爲兵擁者其勢易亂

而欲恩將降又不知有終所以成功存久近若張詠治善化城爲民民書恩俗爲之效厚長後制良將也治亂禁者固當以爲法○中人與兵已非盛事太宗可謂慎防其漸乃不致謂其此不定以謂大功則真謂誤成足矣微言点候升合汗顏孫執

太宗英猷成績可稱守文合辟

姑息不討及李公蘊試黎至忠稱苗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甯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趾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仁賈矣宋端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汊娛賓樛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奈何大宋濁與爭也

蜀盜之平

一亂道也

王小波李順亂於涪化王均亂於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開闢推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上

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爲狀王均亦戎首其唐龐勳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於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於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泣蜀先作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詬也

太宗致治

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

功不可解通
此一事而
反響比且有
含吐之妙蓋論
其治則在所當
固無可原雖微
交隱義猶復為
賢者諱而唱歎
之談已自令人
心傷矣劉四罵
人人亦不怪此
文有此妙致孫
叔升

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消啟建成元
不卷有內准
吉之變載晉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
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末后崩不成喪議者
不能為晉王怨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御
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閱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
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尙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
堯戮帝孳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尙書二典不作久矣又
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
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鼠帝所傷
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
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神聖廟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
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復遲
相仍當時自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
不易也

營田之議

營田之議始於
何承雅迨至道
而陳靖更增益
其說制度規畫
言之繁比此文
蓋深措其義之
不行也起于將
均田與營田並
提以役詳言均
田之所以易行
營田之所為難
行大國家富強
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
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彷彿田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
還受之法買賣各均給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
通行差便靖則開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
惰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
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

必由積弊... 之弊必由... 之利皆當... 費官錢數... 一水旱... 頭遂寔... 蘇文忠... 人之論... 仁之門... 人其可... 哉。文氣... 只說... 自見... 言以... 此得之...

詩王之立... 者惡準... 呂端有... 危疑... 文論... 皆以... 於... 王之... 致... 於... 逆節... 固有...

遂荒九服。地大網罟。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盡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丘墟膏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節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梁桑泉。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愨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强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一至道建儲

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斥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授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嘗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秦王。勸其危。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

矣史書中有疑
心之爭作者必
展舉以志概也
武功治陵即主
言之重詞而後
伏白誦切而不
置孫執升

咸平建官紀事
獨載三禹偶二
疏亦開孫何各
一疏皆似直之
言也自相好既
成大中祥符改
元而神祀土木
相繼並作雖有
出言論竟充
且置之矣夫直

宗初立文請獻
奏其以杜維
其侈心蓋有所
竟也嗟乎安得
如文結教誓與
君德之終哉
輿貞規君臣論
治篇同一戰轉
但彼以唐家後
代非為言而結
到論治上此以
真宗末路事為
言而結到陳言
作法並為絕妙
孫執升

斷也。迨閉寺人於閣中觀真主於殿上。元老垂紳百官
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
愚發疾。焚宮也。就臣列。歷事真仁。儼然不怨。名為清狂。
善白。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
汗也。

咸平諸臣言時務

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為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
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
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
比列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
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尹尚
終尤。稟稟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昭
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
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
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
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
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酬也。澶淵功成。侈大。即彰玉清昭
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
五鬼握柄。力士按朝。民譌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
丙益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

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

而准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清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
晚節稍墮註遠羅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
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
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收真宗治臻於虜寇
而志潛於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
言諸臣五事諸臣五議猶然政間李沆為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
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契丹盟好

盟好之成寇難
實帝親征力也
取威火勝劫出
萬全欲若猶妄
肆讖師使人服
恨若呂夷簡之

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為孤注夫咸平
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
出國門一步忿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強將勁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六

過增歲弊王安
石之輒割分水
瀆是修齋誦經
之匪泄菜公而
在當不足伊其
揮斥耳大義
昭然古音琅琅
賈文匪茂之篇
孫對升

能揚延昭戰勝虜勢漸衰黃蓋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
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管棘門灞上乎晉孝
武時符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為過安親
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讚入者誠罔極矣宗真繼位弱於
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
咄嗟勿聽而仁宗厭兵龜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
力爭獻納又為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
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為乎不法唐宗之擒頡
利而為呂后之容冒頓太平餽濟徒虛語而神宗御極
洪基稍微漢過不先臥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

天啓之興益欽
若嫉冠準賈淵
之功妄言赫密
恥也欽若陰邪
不足深論獨交
正受美珠而勉
從其事若公附
朱能而奏上其
書賢者之失遂
爲處士所刺諫
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孫帝制於
此固自有特識
孫執升

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天書封祀

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惟東方大夫諧謔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真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誣譖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容震電耶王欽若構害感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亡私畏大臣迫王且納美珠奉天冊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其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身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

宋史論

卷十三宋

五鬼可誅一管難蓋恐當年先爲瘦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詩諷且準其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惜爾君子不悟耳

丁謂之姦

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爭渡斬囚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在術數準能包荒使爲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在其局中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尙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

丁謂因蔡公稱
譽漸致通顯竟
以佛語二語擢
限於際致欲濟
之於死至其得
君以後威權日
盛沂公因按視
由陵言其包藏
禍心立加罷職
大發之去魯不
論時益沂公之
識同於文靖而
神勇似爲過之
若蔡公短於知

入廷至殿前不可
與作敘哉孫執

在宗為非處所
生而明備撫為
已子其間維持
調護固皆眾生
之力蓋莊肅
盡其祀嗣君孝
思無間寫得委
此許畫而特功

歸王呂要利國
事危疑之際卒
相尤不可不待
其人○起手將
明肅先贊一雙
便見其善補過
以全劉氏意文
章妙有伏厥孫
執升

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
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怒。正兩觀
之誅。擣兀夔。必復畫。此去耶。勿疑王曾。所以獨稱
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論龜蛇。老君極
誕。小人于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究。以此獲敗。欽若似
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玘。至。此。

明肅莊懿之事

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賢后也。真宗初
欲立后。李迪難之。丁謂獨諂附。要楊億草制。日後垂簾
卽竄謂不恕女。主初政。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
呂夷簡為相。魯宗道薛奎等輔以謹論。虛懷無忤。至斥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程琳之獻圖。邵劉綽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盡以
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玉釵發兆。元良誕生。后取而子
之。慈愛同。已出宸妃。畏威退處。羣嬪猶愈於成。皁薄姬
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厚葬。涼薄生前。崇高身
後。后卽少仁。亦善補過者哉。間觀東漢后妃。明德馬后
兩引。以。此。此。

養請宗賈氏。不顯意德。竇后養和帝。梁氏憂死。宮房嫉
忌。婦人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
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耳。宜乎
千秋以後。外戚無梁姬之訟。天子筐敬陵之孝也。真宗
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
禮。敏宸如劉氏用宏宮庭。母子間以善全為本。此九三

公大臣職哉

郭后之廢溫成中附

光武仁宗漢宋之賢君也。爾廢后一事終不免盛德之累夫郭后之廢東情以私憾而力主其議且先救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卒乃夷簡蒙萬世惡名而文正與孔中丞贊大義光天攘矣公論在人即奈何欲以宰相之權力而強壓之孫執升

上天降災必非無故王清昭應極上本之華一巨計之烈猶效刻而盡天心垂戒其義其明乃更計工役以圖修復此諸人之

光武之陰后仁宗之垂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

光武擊王郎至真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入詔七心惻然

臺臣無上壽稱慶仁宗於郭后既廢居瑤華猶遣使存

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惑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

慙愧積心豈如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

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為唱導夫人臣事

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誅母子不能諫則已甚

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宜獨不

宋史論卷十三

宋

聞乃感明肅則進必蜀之策憾郭后則主長安之議前

為順子後為逆賊死謂適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

府許敬宗同蒙嚴譴黃非功名一念深為累也范仲淹

事明肅則請還政于仁宗則諫廢后子道臣道無不克

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常名教天下後世所同也

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間又何為乎

天聖災議

真宗崇奉天書司大監每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迨仁

宗即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

曙等始獻直言羣臣諂諛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

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

疏所爲之篇
中始舉其詞
加之以雅遜
貴少許勝彼
多許。起言語
讓少受結言
讓何厭。於言
書不肯一筆放
過用意甚嚴
秋升

起手力將茶鹽
分說二大段見

其稅之由輕而
積重。接下以可
以無取不能無
取。立二柱。茶可
以無取。故以須
嚴外禁。監不能
無取。故以須爲
之制。至魏公秉
政。弛禁而民利
蔡京當國。賦繁
而民困。則民生
休戚又係乎字
款之賢。蓋益以
利之臣。劉下媚
上。索至民貧而
國亦因以敗。道
篇雖言茶事而
古今利病鑿然
昭然。細制鴻文
可勒金石。以執

雕崖峻宇。遠過漢帝。柏梁武后。明堂一炬。焦土內庭。震
驚然真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鵬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
表。公朝一握爲笑。因循三十餘年。宮宮嚙天。昭彰大德。
後嗣欲誅。牛腹之書。憚改先人之志。火列具。瑒須臾蕩
滌。皇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
公魯之近祖。忽然而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况無名之
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爲幸。董生經義異
於姚。嘉媚竈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災異策免
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茶鹽權罷

原茶稅之世
茶之有稅。始於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愷悔罪已。卽不詔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三

罷之既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
權。害民。詔宋不改。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
未平。太祖權法禁南商。擅中州。置場官。買太平興國
中。樊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
議更張。大槩無過林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算茶。李諗之
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耳。鹽筴始於齊
管仲。鹽官始於漢孔。僅東郭咸陽鹽鈔。始於宋范祥。召
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令也。然唐卽權鹽。舉天下鹽利。歲
逾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准鹽
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天下之賦已三之二。
紹興末。泰州海鹽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

萬錯則一州之賦淨於唐之天下也取贏而法峻謂其已極也則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捐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

權務貼射交引茶鹽皆可棄而不言即以茶博馬川陝不為大害置司但嚴虜禁豈厲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斂

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則折稅則當別計其如中倉可行也或運船回空便道載鹽散於諸路則鹽倉

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窳戶許其私煮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益可行也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為民

害者六七十年載天下歸美於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此苛改法一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權通商令或間行而請引

宋史論卷十一宋主抽盤商稅更酷其於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舉官屢

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為充羨害深增額此何之有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尤先遠小人哉

正雅樂

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法樂梵麻有和成之致吹童子之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遣宮人習北方簫鼓

酒酣度曲哀思綺豔男女隕涕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甘等州為名而安祿山竟反米

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法京遂陷新聲音濫喪亂接此何見轉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為泰時方大定天子好文制

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潤色

聲音之道與政相連故開樂可以知治自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至樂而溢其為始於紛爭終於誼罔淫此既作而喪亂隨之此文從前代說入宋事既詳列所言之各異而歸結到魏漢津甚漢律當徵宗鏡意制作以文太

出其手乃荒唐
無稽李致禍矣
廣知樂之為理
知音入妙何可
軒議魏公一歸
之政令民物言
飲酒義該樂理
既明貴諸家紛
紜一梅可變作
者皆得其情固
已不啻神醫之
聽孫執升

之典生盈庭不決之疑如沐宋築舍言人人殊又何異
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
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皆
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寧中用魏漢津而樂益
不可問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
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
管十二中聲可留四清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鐘律管
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條理也逸之言
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鐘樂之本也傑几之言曰八音律
呂皆以人聲為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鎮之言曰
太常鑄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為以律生尺非得一磬二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三

米之真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校竹管計粒
粒銅出太府黍束上黨白石鍊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
忽益側垂改而復乖辨證無形是非角立舍聲更器徐
復笑其難用周補漢斛司馬光謝而不觀後聖復生未
有不反唇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黔

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大禹且謂

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

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為誣罔所必至爾然雅樂

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即生學者鑒後王之

所以失即可測前王之所以得矣韓寧云政平合簡民

物無洽治言極樂象器難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

樂存者也

慶曆黨議

文正言事甚職
余靖君家隱陽
修行正之時
史韓純系夷簡
旨請以明黨勝
朝堂此黨議之
始也要之夷簡
始文正出於爭
廢后故特益此
說起不知類聚
羣分非下在朝
各為一黨執政
雖能或入主之
聽察不能殺諸
賢之名也諸賢
謀致太平規模
闊大而更張無
漸以至詩執侵

盛黨議滋不可
解在諸賢亦不
為無過通篇前
後論列既有以
服執政之心又
有以正諸賢之
失折中權衡最
為持平之論
抉微推隱激局
備極錯綜之致
孫執升

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闕力諫同時貶逐公論邑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竄閣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誅斥羣臣為朋黨四賢一不肖之名遠播蠻貊慶曆年間正人拔茅大好脫距聖德誠盛亡何仲淹與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位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曷故歟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為臣子義無緘默執政雖貴可無怒也一念之私欲鉅言者揚波止沸其勢益激畏彼多口呼為黨人榜朝堂禁中外眾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者名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三

高皆大臣媚嫉王汝英成也在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實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曆四年戒朋黨相許數年以來揚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已樂受之君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左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子尤痛心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石介作詩內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怨治無大小非久不成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咸先謗後歌教善鞭箠易於見德飲食劇飽易於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既遭逢

明主發皇經綸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事顯告黼座

寬歲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譏聞不入然後快所欲爲
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
之謂也
跡近居東卽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
者無過嚴磨勸戡任子未嘗如揚水主罷困臣庶而
盛朝寬大不樂繩墨帝方博愛天相望洽聞言遽
罷責近效於二年求王道以可喜欲平無陂不終日矣
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
宜留朝廷賈昌朝章得象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
尼之反甚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
庸人
薪視夸大專國禍較烈云

夏元吳拒命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西

元吳勢有異志
邊患至寶元而
建國號僭稱帝
雖遣使奉表而
猖獗不制卒使
天朝罷於奔命
篇中敘述似以
吳裔歸秦之見
爲不可從借當
時持論不一極
主用兵雖以韓
范行遠其勢猶
未易撲滅然韓
之遣在龐范之
焚燬書皆可文
致其罪而仁宗
寬大委用不疑
保安邊境多賴
其力此尤足爲
後世用人者法

仁宗自用兵西夏以來一敗於延州二敗於好水川三
敗於鎮戎軍兩三年間喪師屢告天子旰食有道之世
先以用兵敗成
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矣元吳雄毅多略十餘歲時卽
諫父勿以馬易漢物志在必叛兼有華州二生爲之謀
圭山詭善戰助其標銳據地萬里分布鐵騎挺戈犯順
勸敵
竄異天驕然衛慕氏其母也而弑之山遇其叔也而殺
之及爲子寧令哥娶婦見沒移氏美則自納焉惡自衛宣高
陽兩鍾其惡帝命不祚亡可俟也爲宋計者用吳育之
言當借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
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
踰年敵必困弱次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趣

釋高求附不許
 遂謀據廣南寇
 擾日其嶺外
 動卒下之者狄
 青力也通篇只
 重勇任狄青爲
 得將將之道至
 首尾不輕恕阿
 儂蓋深惡得高
 而暴揚其惡尤
 是作者注意處
 孫執升

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載沒士氣
 沮復芻蕘事日擾繼以韓范行師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
 戒今詩關陷伏哨鴿摩天橫尸盈野定州砦之役葛懷
 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
 竹冊方賜子禍旋作中朝未揚郭李威狂夫已蹈安
 史之戮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也任福之
 敗韓琦爲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莫西鄙仲淹焚元
 昊媵書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
 弘善任刑名秋茶所弗尙也韓范囚之守封疆定社稷
 爲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儂智高

宋史論 卷三十一 宋

三

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
 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
 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忿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
 其金兩俾處鬱江峭絕之鄉與交趾角立椎髻左衽戰
 鬪用命未必非二廣一與藩也無故拒卻激其背叛焚
 巢入寇邕州太守曹觀等相繼戰死楊旼師久無功以
 南士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二廣震驚勢所
 必然龐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挺鉞搢鐸先斬敗將疾
 趨崑崙絳衣倒北農種釋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
 反闢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
 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觀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

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邑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
子物因各以類夫

貝州卒亂王則

說盜賊情事備
有根據趙月書
張角孫泰從前
效之王則亦其
流也但倡亂者
有所託始亂者
在得人作在彥
博彥專任諒則
人得而亂可靖
後幅合言宋初
之亂見得交亂
之起事當出於
意外而治亂之
人要當蓄之不
時河能論亡豈

治之者無人平
仰所以在人者
或未得其道也
微交不盡使人
焉之撫脚孫觀
升

仁宗慶曆之世號為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

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

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音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已

病百姓信之遂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

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祕術孝武召

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眾謀亂破戮而孫恩慮循因

遂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冀喜妖背刺福字詛言

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天

溪謁村左道惑眾謬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

鬼神扇誑盜賊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

扶鸞疇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

之之術也吳廣曠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狐

鳴意在威眾舉事奸宄效之史巫紛若唱禍福造神怪

愚民一集即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為張角之蔓延遇仁

宗則為王則之速翦爾明鑄既第獻真宗頌上六宥書

薛奎稱其沈鷺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

副文彥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

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鑄也太宗消化間作亂

者王小波李順真宗咸平間作亂者劉肝王均俱蜀寇

六塔之議以郭固既塞而開也二股之議以魚胡復夾而繁也六塔之開歐文忠疏之二股之

鑿新魏公疑之其王安石方主其說魏天子亦重其意不知河以北流強之使東終必潰壞此文提挈得有方敘次得分明議論得盡治河論事在漕梁上說此篇重在兩流上立意固各有所主至結以蔡京張昌齡之功而致數於宋中之積弊久見日光四射筆自有深惜孫執川

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德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爲王霸者得以爲霸滑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固無能亦天福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遂蹙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度大梁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六塔二股河

六塔之議始於李仲昌二股之議始於韓贄既而持議真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藉泉府市易藉市司青苗藉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

宋史論

七

司徒保甲保馬藉伍兩方田藉并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濬川杞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獲一效則幾以河爲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爲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言二股蓋卽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也程昉宋昌言張鞏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爲之主神宗卽有開河放水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鼈其民耳伯鯨治水九載弗成病絲方命比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衆也安石恃愎方命甚矣隄盜之

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

始欲復禹故迹合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

為安石使事竟不治蘇之治水墮高墮卑障之也禹之

治水決川疏河道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獨障之

乎宰相之才既不及蘇天子之斷又下若堯宜其淪胥

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

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

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

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導河議成

巨礫稍固水決循北流蔡京劾攘為功繼禹繼文侈然

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英宗之立

昌陵交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阜陵大

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景陵少號

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禪制於妒后子道不修其人病

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即養大

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為皇子帝遂

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為后

即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即尊疑

問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

言之微構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

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觀

總收論一事則

局結尾以四后

一代大綱炳焉

昭揭筆力九岸

宗藩體易生

嫌隙蓋宮闈禁

密往來傳語必

假寺人誣邪廢

開危疑漸積成

宗疑太后為少

恩山在守忠之

交橫也若光宗

以子承父而不

朝重革時憲更

為已甚持以共

中似與相類故

箚中引以相形

而即陽沉頰曲

盡悠長之政至

起手提三宗開

總收論一事則

昭揭筆力九岸

昭陵無子欲授昏弱計人得行即謀問兩宮陳源得罪
 言皇崇陵特立以爲內押班即與楊舜卿林億年比而
 議問小人轉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
 爲復之初九其後不遠崇陵爲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
 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
 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
 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穎王張方平草制帝泣然泣
 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
 若體非血脂母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簸揚爲問九易
 常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大臣曷定哉章獻撤簾
 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完

刺義勇

后修德無改昭懿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爲周姒
 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先台天下爲算來

魏公温公皆盡忠謀國之臣也温公於義勇之刺形之章奏見之面質而魏公終持之不交篇中洗刷二公心事可謂反覆精確益二公識力固難於低昂然覲義勇竟爲陝西患覺温公所見更先一籌此是君子與君子有同處論者曾須着眼○起

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銳忠勇強壯忠順
 在陝西曰保毅若戶強人弓箭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
 在川陝曰壯丁在廣南東西曰槍手士下在荆湖
 南北曰士丁弩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
 上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
 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要卽土兵而精之也
 有剗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折力諍哉曰憂
 成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衄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

者地天下以附
端以西結感合數
字便有波瀾不
爲論事之法務
屈升



安懿典此正與
定附一轉此特
推入人情見得
本親故文忠之
言易按而文正
之議雅合乃必
假太后之遺崇

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
而後揀放一民兵也始而鄉旣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
民之爲鄉大也若此
皆兵汰則兵復爲民擾百姓而隳軍政害之最近者也

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杜甫石
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傲戍邊勞苦人心惻焉光之所

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勅榜約束永無戍役耳所
知鄉兵見成役之者車勢謂令不信守之者難大臣變更
臨期調發即天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

兵之利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
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然知士兵賢於召募光則見

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之法用光之言
宋史論 卷十三 宋

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以爲戢守與唐之昭義步兵頗頗
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爲保甲

分番戍守諸路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
也義勇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

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也君子
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濮議

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特重本宗正論不易大儒
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
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入詔附傅太后
求上尊稱洽壞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爲朱博劾
其事正相類

則中書之謀亦
皆多事至假謀
以以路取富貴
與獻之事又加
更馬立言富貴
文忠能不心折
孫執升

罷光處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高官
大國卽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緦父母皇伯
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兼罪韓琦豈元
德重臣好婦人主知博等云爾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
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死亡禍福生焉卽濮議所爭可
奉行者稱親可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
然本光之議備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
激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
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
聞者爲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爲佞激緣當日之議止排
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寔失也君子立
宋史論卷十三 宋
言又烏容不慎歟

王安石變法

稱多出入正人

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韓維呂公著一
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鎮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
又交引爲侍從意其人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均中外
老成芟除殆盡向所師事者目爲共鯨大言無忌非病
狂易何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微衣垢面懷文不獻累
召不起博學堅行譚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青邱恐不
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益特涓濱傳巖哉
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

安石進用賴諸
君子之稱引安
石既用視諸君
子如仇舊蓋神
宗銳意求治安
石越次入對卽
勸以法堯舜恢
富弼以故雖眾
正盈廷文章論
奏而帝意終不
少回篇中說神
宗帝安石之學
宗帝安石之學
正以非安石負
帝之深也當日
温公之說日人
言安石姦邪則
既之過當但不
既事又執均耳

大以不詳事而
加之執場草不
復從而熒惑之
其勢不流為致
邪不止至交絕
內部知張若水
神非元震則
即有百口不能
爲安石置辨矣
衍法之行固自
宋之明運而安
石所以蒙萬世
之惡名行文鈞
深探隱覺安石
於此處無過照
孫執升

助之者少得一附知。知已良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
曾布鄧綰李定等。相傳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
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
所爲。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已說。苟一逆我賢
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
子宵旰圖治。遊恩唐虞。輒以堅臥要之。同歸敗轍。知人
不明。聚斂太急。謾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
矣。其如帝何。彼初知鄆起。隄堰決陂塘。貨穀與民。出息
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字天下有餘。不知四
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鬪鶉少年。登州婦
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談論他日。懷諫大率類此。

宋史論卷十三

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議以王衍盧杞在金
陵時。鮮于侁言。用必爲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
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
琦薦安石。以爲問。熙寧三年。帝以琦言論。罷青苗。趙抃
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
勝。小人不慕。難乎。然安石雖強直。爲名高。其行新法也。
每結中使。惑主聽。爲術已下。不屑道也。

南海陶文輝校

宋史論卷之十三

宋史論卷之十四

明太倉張溥論正

學校科舉之制

啓病記誦之學固不足以盡人之才安石變而爲經藝論策似與諸賢之意無大昔諺但創爲新法欲以範圍一世之趨視而補羅天下之英賢則不免示人以私此文論列詳明氣勢雄渾其指切王氏竟可作一篇安石

校科舉之原本已自片言居要乃知關係文字其學處正不在多孫執力

宋史論卷十四

一

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置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諸科招徠四方鮮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韜帝

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厯時開國幾

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

競聲偶趨祿利蕭統文選尊爲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

章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

終已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執政志在復古

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張即殷王安石起於熙

寧罷詩賦明經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去聲病記誦之陋

修廣厲學官之實即仲淹議也海內喧譁學徒迸散此

曷故哉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

安石欲學者之從已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之盡出

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變聲律爲議論

變墨義爲大義其說未嘗不仿於胡瑗之經義治事歐

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非

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

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薄時政竟

罷制科至顏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爲非安石即怒逐

學官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更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

舍之祿無非崇私與樹黨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俗

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寧間天慈當國立科造士

咸以尊經書柳史學廢詩賦為言然為荆舒三義則託

尊經為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

姦回羣邪充塞豈真知六籍藝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既

文姦而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顏孔

為心者雖曰視淫靡莫遷其操築路為行者雖曰聞仁

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

則敝車羸馬痛言人情著明深切於是畢世之趨一之

於文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為糊名鎖廳以無心之遇望

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

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疎非大興教養善治無

繇也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元豐官制

先蘇悉代言之

官制之不一也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武

后立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亂亡隨之有國家

者命官出治固無取於多變哉宋興失制名號品秩咸

襲唐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互以他官典領

名實抵違詳敘宋事真仁以來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

未遑釐定元豐中神宗覽唐六典慨慕周官肇新厥制

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各

還其職於是長吏正治則察月御史旁治則察季都省

有天下者莫於

擇人以任官不

必因官而多制

元豐之問正官

名定遷格條制

紛紛而不知擇

人遂至貪黷者

進恬靜者退治

終無由進於古

此交關鍵在起

手提出無幾多

變收結歸到不

先急人以爲一

篇大開閣中問

敘次 蘇議論

皆澤於

貴於城公制策
真有神似孫執
升

統治則察歲法彬矣乃論者嘗之曰宰執侍從之遷
爲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爲一等進士爲一等世賞雜流
各爲一等此舊制也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
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昔以一官治者今析

爲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爲六七單仲游心傷其弊
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然則元豐改制徒充官多事於
治無益也夫藝祖太宗之世朝廷清明君相一德中外

官大任使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
後遣百司庶府出入分蒞皆得以其職自達於上體統

正而事權通即無定員專任治猶有餘熙豐之制祖宗
恩澤裁省無幾而律令入官格目加優王安石變易條

宋史論卷十四宋
例增置提舉率會進臺事之人曾鞏患其費國司馬光

惡其病民憂亂不暇何言建革哉蔡確欲奪相權則奏
請中書這命章惇適宮門下則不廢合班奏事太師異

數累朝慎重趙普文彥博而下未或假借蔡京則儼然
有之而童貫封郡王梁師成官太尉遂並體無忌小人

更制但知利己盡識治亂人主不先急人而惟法之務
未見其能理也

西夏用兵
西事之不靖也一敗於種諤之復綏州二敗於王韶之

謀河湟三敗於俞允之請西伐四敗於徐禧之城永樂

然河湟之策非盡不可行者也西北自武威以南至洮

問罪之師當先
擇帥西夏跳梁
廷議紛紛算不
一戰或進策以
邀贊而皆不得

將西軍五統學地

一戰或進策以邀贊而皆不得

其要領中...
之而耗...
一則功罪...
輕重分明...
朝廷無...
以遷葬...
古今通...
點破可...
之良謨...
文人之...
執升

河蘭部皆故漢郡縣其地可耕其民可使欲取西夏先
復河湟欲復河湟先結沿邊羌種漢招西域而匈奴斷
臂唐棄維州而吐蕃復強前鑿不遠韶言非妄所失者
王安石梗李師中議行之無序耳王韶至秦欲築渭涇
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撫納洮河李師中則恐發兵生
疑請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番族諸番族既判夏
則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發兵助築夏人鈔略可以斷
絕所見亦不難本韶之意先築城而後招撫本師中之意先招撫而
後築城二策無大抵牾也廟算專懷先後乖方撫寧挫
折西兵日勦雖戰捷未征功不補患矣夏主諒祚狂童
無能遠遜元昊秉常既立守成猶父不聞跳躍熙寧之

宋史論 卷十四

四

際邊臣開慶曲在朝廷一段詳述朝廷之失策元豐不懲復謀大舉竟以俞充
一言五路並發李憲握兵諸將逗撓靈州師潰憲又不
至上策再舉更任征伐夫多魚漏師寺貂為崇相州大
敗罪在朝恩憲本闖腐謬磨大帥辱國已甚敗而不誅
赦而復任蘭州之寇宜其及也橫山築城議發沈括徐
禧贊之及至鄜延又忽變策敗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
軍沒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等皆敗死同室造車臨
歧異轍顛蹟之禍獨國受耳說者謂靈州之役苟林父
之戰邨也永樂之役楚囊瓦之城邨也神諤以開疆坐
貶而屢預西謀韓絳以宰相行邊而喪師復召安石主
兵成敗之際若罔聞焉國既無法又誰與立功哉

熙河之役

吐蕃之論守護
遂壘常助宋擊
西夏非有侵叛
之罪也自王韶
建議安石奇之
遂力上用兵崇
元符之章淳崇
富之秦宗率神
江安石而開邊
成不以專能
榮至國家久安
長治之策則固
非其所計篇中
於王氏父子猶
有怨詞而於章
蔡特加之罪益
顯是必出廟算
要與武臣角力
者不同假中若

得分明筆下自
然搖曳之致孫
堯升

吐蕃自唐末衰弱。種族分散。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
州暨於靈夏。各有首領。宋建隆二年。五部致貢。其後獻
地錫命。恭順世守。至潘羅支擊殺繼遷。响廝囉計破元
昊。藩屏中國。夏人震竦。論厥勞者。謂賢於漢西域之制
匈奴矣。熙寧之際。王韶開邊。倡復河湟。繼以王瞻表績
於青唐。王厚揚威於鄯廓。元符崇寧間。功若赫焉。或曰。
詔起孤生。善用兵。平戎三策。智繇獨決。一出而招包順。
築古渭。城武勝。走瞎征。平河州。諸將奉指。每戰必捷。有
子十人。厚尤習羌事。前服隴拶。後破羅撒。棄地盡還。彼
父子雖喜功好殺。亦一時將帥材也。响氏固効命乎董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五

靈蘭適比既死。阿里骨瞎征代立。非其種也。據地負固。
掩而取之。靈云背德。哉然洮河之役。王韶開之。王安石
主之。非討有罪。欲求邊利也。諸戎罪小於清井之六姓。
而將相計出於王恢之馬邑。間而獲勝。亦幸爾。哲宗之
元符。章惇主。王瞻徽宗之崇寧。蔡京主。王厚二奸秉國。
豈知制勝。但以事始安石。志專奉行。邈川之城障。當修
青唐之遠取。非策不暇問也。且神宗用兵。始於熙寧。三
年終於元豐。七年撫寧。昭則貶。種諤。欽廉沒。則貶。沈起。
靈州敗。則貶。高遵裕。蘭州圍。則貶。李憲。以至蘇緘。死於
邕州。景思立。死於白階。城徐禧等。死於安樂。敗北屢告。
將士傷夷。而宰相獨不議罪。悼京其見之矣。勝則居功。
件道。

遠方族類本不足
足以煩中國但
瀘夷素稱臣順
而忽生青叛能
本措置有以
事猶可節取至
韋存實法儒乃
復使任經制率
以逗遷戮於境
上而國家罔以
大指篇中抑揚
頓挫子奪之間

正復鉢鋪下大
孫勃升

敗不在咎又何忌而弗為也。惇在熙寧降梅山峒蠻而
置安化擊南江蠻而置沅州軍旅之事猶或與聞京邪
別後方媚工妬論兵無稱藉捷湟郃晉官封公以六軍之血戰
古今同也為權伎之榮身李懷光恨恨於盧杞豈無故哉

瀘夷

詳究明悉

涪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岡蠻也。雞種夷獠散居溪谷。臣
附宋朝。慶厯初。烏蠻王子得蓋請復建姚州。鑄印賜之。
傳於羅氏鬼主未嘗侵叛。神宗之熙寧七年。忽謀入寇。
非其君之罪也。特為原情鬼主死。僕射立。弱不能令。而晏子簡恕。
二酋執國。命晏州山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役屬焉。
蠢茲躑躅。遽為虺豹。非赫帝怒。莫崩厥角也。熊本能文。

宋史論

卷十四

六

兼習夷俗。帝假以便宜。招柯陰服羣酋。瀘川遂平。史言
王安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疵。然棄瑕錄長。文武
人之道不廢。苟能戡難。節子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復出
西南。用兵益紛紛矣。箇想适阿訛而不殺。乞弟平。雜苟
而求賞迹。雖強梗罪。非大逆。王者無外。可置勿問。必欲
於倖功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
宣軍沒羈。雷不進罪。固當誅。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
之策。通行水陸。建壇殺降。功成其銳。然黑崖空度。三軍
墮指。老酋破家。乞弟不待自云。善戰於國家。曷益乎神
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炳密詔。聽廣班師。明照
帝亦不勤道徽外義固大於漢武之責。楊僕也。本平二酋時。范百錄

作誓文立石武寧若有云當熊鬻孫爰馭貌虎獵其巢
首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怡汝責汝力
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仁哉王言周宣石鼓唐憲准
西風烈信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元祐更化

喪一大寶

元祐之治寬仁
太后所爲也神
宗銳志圖治而
謀在女官宜仁
一反其所爲微
故無不更論上
無不斥故其治
比隆於嘉祐通
篇詳寫宣仁心
事一皆出於至
誠起手六段蓋
固其痛惜司馬

語公及呂司公
而皆通精請則
美其不用調停
之說也夫小人
不人則所用皆
君子而亂政不
行此爲致治之
本現明年社稷
時思是固一身
神宗之老已知
矣道太后崩而
元祐改爲紹聖
禍亂遂不可支
堯舜之稱豈虛
加哉孫勃升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七

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
豫那怨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
而一適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穎邸時孝友好
學一卽尊位微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
新法務得民莫惟恐不當靈州承樂之役臨朝痛哭寢
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
逸遊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
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
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
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渚河司蠲通賦未幾而府界三

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

後苑作院罷增置鑄錢監罷成都權茶場罷王氏經義

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

貶異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瑛

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采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

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

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

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

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

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

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嘗不勝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八

一陰五陽君子猶懼况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

停而楊畏李清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奠

稟也夫

宣仁之理

○口口此○仁○之○理○不辨自明○
宋代稱治莫盛於元祐為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死

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本其天性神宗即位變

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官嘗流涕語帝憂王安

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

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騫

宣仁曷不勸帝早還後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

然女三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

宣仁疾惡甚嚴
泉邪為之屏息
此諷所由生
也然以臣子而
敢於加大上逆
人倫而停天道
莫此為甚開口
提出水滸之治
出於宣仁使朕
得宣仁之不可
諱以下曲曲寫
來神宗之時宣
仁雖不預政乃
安不亂天下已

流涕爲痛言之
至幼主即位垂
兼稱政實出於
不得已若薛好
軍機固政治之
大綱而處巧巧
詆無所不至悼
誓之惡不可言
矣哲宗爲其所
惑不卽加誅是
縱逆與謀逆等
罪亦奚容少道
悼之之逆同
於莽操老吏所
獄愛書一成階
之厲世而不可
易孫執升

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絲外出朝
廷大事豈所預聞此是五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與
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宜堪再亂
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
而爲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對憤放廢媒孽聖人詭
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蓋世亦有所未盡思開寶
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
人雖退而未盡革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
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已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
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爲太子黃袍黃袍
製踐降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宜無人心遽爲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九

賊臣榮惑小宛所以數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
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
銳謗騰國史商度乃辨以上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
之則臣弑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
不至哉

洛蜀黨議

黨皆正人

元祐新政君子
洛道長之時也
子道長之意以共
義至治乃以口
誣細故互相誣
訐使小人得以
乘其隙則危機
固其自臨篇中
爲君子之誠弊

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
林學士召戚叔權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
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
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
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以唐太和之有黨也始於李宗閔

小人之情必滿
盡致再四讀之
使人爭忿之心
自靜。唐之太
和未之慶歷其
黨皆有謂而爲
若元祐之黨則
其覺無謂蓋君
子之於防小人
而小人之工
於伺君子恐其
黨名之不著
覺之不成說得
毒害怕人爲君
子者固嘗曰爲
之三復孫執升

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日以爲黨傾軋
報復。垂四十年。以慶曆一黨求詳說宋慶曆之有黨也。始於賈昌朝陳執中
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日以爲黨。飛
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
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
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軋與頤合志
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臥山林。或放逐湖海。一
朝遇主。攜手偕行。文情極激昂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
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
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任塗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
者。詆軋曰。謗訕。右軋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十

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爲讐。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
侮小嫌。詭辭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鬪耳。迨
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軋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
名竝列。此固向所攘臂。勃發。忿詭角立者。小人斥爲一
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
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謠。賓客談揣。亦學舍戲言耳。官
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鉤黨。頤軋之爭。不關臧否。而黨
議即興。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
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
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追而乘之。

又惟恐其黨覺之不威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誦，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因反甚於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於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紹述

二人實罪魁。

紹述之論發於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澤得罪，面進諂言，光薨而旋楊畏之反復誘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譏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大濬亂夫元祐請賢意在革除弊政，紹聖諸姦意在逐斥正人，則惟欲去正人則賢姦必倒置，是非必混淆而害乃中於國。此文論紹述首尾皆以楊李為言，蓋深罪二人之欲陷元而皆為諸姦先路也。其諸姦罪惡則固昭彰史冊，此又不待言分孫執升

熙寧也。涓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覲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合猶節無改，不失令士道，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此治亂分途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削大防等罪，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於在天，貶故老於九京，惟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遂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神

考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

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

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

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章惇開五溪

沈起擾交管徐禧種諤造西事以至吳居厚鐵冶劉定

保甲王子京塞周輔秦監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

言割剝天下卽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既成

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闕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

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罪府母蓋子失而謂之歸

過於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

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濟離一人操戈舉朝喪氣

宋史論卷十四宋士

九年聖政敗於須臾邦國殄瘁未如何已然楊畏進於

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

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嗾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

無補才人智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益足慕哉

孟后廢復

宋代册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仁欽聖教誨宮中宰

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册賀有賢助劉御侍卽明豔

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生祭禱祠與

獄皆賊惇與郝隨構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

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

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問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

後復而再廢微

瑤華乃宣仁所
厚章惇欲誣宣
仁以廢立故夷
烈隨構成其獄

然后雖見廢哲
宗豈悔之歎曰
音惇壞我名節

則廢后非由帝
本心而爲章惇
所誣固明矣其

後復而再廢微
之罪以猶哲之

一段敘孟后正位之始

士

后大寧天子不
能主而聽之權
衰至一至再曰
是而以活首比
未帝者南宋之
爲宋大可知矣
悲夫孫執升

端王之立皇太
后向氏主之皆
布隨血章悼爲
異然未嘗有與
也惟帝惡悼而
德布聽其和謂

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婕妤尚
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諫臣華陽之貶庶

適阻乎無如舉朝皆悼黨何也悼等附婕妤謀廢后先
撫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媼之諫指爲訛斥竄之遠方

鉗天下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

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

南箕時幾不知有大義天地晦冥苟不佐闕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爲治南

裝逮諸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變說來可笑公然究之非帝

意也皇城榜挾孟后獄成董敦逸傳會奏牘猶爲呼冤

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好册禮亦從容與辨未嘗怒呵帝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竟悼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

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黨則不子九年善

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

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悼黨天子不自爲而大臣代

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

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祖悼說而廢之暗君之勢

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建中初政

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秘端王佶莘王

僕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

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

小人獨留局中
措聲意厚兩事
無不曲至而建
中之政不克如
其初則以輔理
之非人耳至不
得已而思女主
豈長君踐位竟
可勢折以與乎
罪微之意日在
言外作者雖急
庶未盡請者可
展卷會心孫執
升

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敗乎

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言龔夬陳瑾鄒浩任伯雨等並

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刑如章惇蔡京安惇蹇

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

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

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

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

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自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

憾於惇急收公論奮其剪除一年之內復睹清明若立

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揆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

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立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高

哲宗刑怨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

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之惡追

非太史立嫡之評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樞前位定帝

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奸深猶惇也明年改元而邪

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進百惇亂數究

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

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卽奸臣變法之日自

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

一異也

蔡京擅國

蔡京以崇寧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一月而免此五年

蔡京起也於女直官

一諸君之可... 其矣知其好者... 惟至一蔡京足... 以謙二人其言... 固至然也然京... 屢屢屢用相繼... 皆其黨類跌跌... 詭秘說來真覺... 神鬼莫測益根... 據盤詰徽雖悟... 其甚而莫可如... 何即未路勸使... 致任亦必假手... 其子攸而徽不... 能爲之主其時... 京之勢足以制... 徽徽之勢不足... 以制京蓋去使... 如故山昔人所... 數故英斷之主... 必須也擇於其

蚤孫執升

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涇原寇

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

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

三日一又起朝事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

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

勤致任。徽宗自卽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

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在位時執政莫非京爲也。然歷年雖久

中罷者三人。方曷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豈遂無時。迺

以史考之。京崇寧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

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

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歐賊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十五

朋比。無論其他。卽能異同。究亦兩人類也。紹述建議。誕

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奸深

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忌其專政。或用趙挺之。劉逵

張商英。張康國以間之。或用鄭居中。劉正夫以察之。密

勿翕張。自謂若神。不知羣奸滿朝。探意離合。附京者。倏

而擊京。攻京者。倏而援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

體耳。且劉逵請毀黨碑。寬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

深石公弼攻之。出知臺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霖之賜

釐葦弊。諺輿望翕歸。不數月爲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

因京進。後張崖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

執中柔恩爲京盡力。久据政府。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

豐亨豫大府庫
盈溢則用之不
爲實國山林間
物入之所棄則
取之不爲病民
蔡京陰陽其說

持之各有其故
不知樂極必亡
陳隋已事可爲
前車耳人主以
耳目細玩致人
民疾苦鬻子離
有欲與之能長
富治而萬壽山
不入且投身五
園城矣冰天雪
霄回首金芝瑞
禽消不遺哀於
九京孫勃升

命同聞未幾罷閔然猶首鼠王儲爲相名反蔡京毒痛
無改帝即疑京甚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
退也最後京因當國事決少子蔡攸疾之父子釁生大
奸始故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於王安石愛敬而
不能罷懋十八年而汴宋亂徽宗於蔡京賤惡而不能
罷惡不同其志亂亡則歷二十五年而汴宋亡梟陶之謔曰在知人在安民
旨哉

花石綱之役

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山烏語臨平湖
開自賣佛寺爲奴而終不能厭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
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遼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去

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宮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
萬歲花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蒙塵霄郡甚哉
爲人君者樂不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籠施文慶導之場
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
之言曰泉幣贏積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此熙豐法行之
效也熙豐之法誰爲之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於元
祐元祐更化而反於蔡京熙寧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
取富貴空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強安石
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徽宗無漢武
之略而樂於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於周官之
惟王不倉操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帑藏告盈天子

熙逸則信熙豐蓋堅信熙豐蓋堅則任若輩凡而不
知色禽音酒亡國形真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
其子之父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
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朱劔黜徒才劣桑孔
薦進大官遂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
林間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為民間之
來威福橫溢何必金車哉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
腐氣焰憑焉所取者微所挾者重下弗堪而上弗覺莫
此為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捷書
方奏王黼復啓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紹述罔知天戒佐
元仙伯惡於五斗之妖賊壽嶽禽聲哀於天津之杜鵬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詩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蓋謂此也

道教之崇

以漢事起

鑿空駕異皆誕
同之談天書
廢流為道教立
論固自有本孫
秋升

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海內以至神仙
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為亡秦續者大權在握政不下移
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強非西漢比頗慕武帝縱逸欲願

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之徒雜然

並進鑄九鼎冊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黥卒自言得

李八百鼎樂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運小

皆荒唐之言

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燕語仔昔學儒不成稱

過許遜問焚符為宮妃療赤目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

靈素晚出言尤無稽譽人主為大帝大臣為仙官貴人

長秋成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笑之帝心獨喜者萬
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真神靈非
常聞言內喜憑虛御風神霄玉清旦暮遇耳蔡卞帥越
州時張懷素爲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漢成
泉榮陽間疾戰嘗憑高以觀此最誕妄而卞偏好之漢
津議樂迂怪蔡京獨以爲神君臣一心馳騫恍惚唐代
宗崇釋氏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
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幸新垣平至武帝而李少君等
出真宗惑汀州王捷徽宗因而濫觴作法於涼爲子孫
常盡先慎諸

金滅遼

宋史論卷十四 宋

七

遼之見滅入手
一墮即點明核
下詳言遼之形
勢以見其不易
滅一段應數遼
之失德以見其
所由滅後幅以
金之起事爲一
段以遼之致敗
爲一段而引不
姚一事以相証
結以西遼雖立
而亡者已不可
續致其慨惜每
敘一事即以若
枕頓在法極
爲安雅孫執升

完顏阿骨打於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即克遼五
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
厝卷河朔其地東至於海西至宗山暨於流沙北至曠
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爲
勁敵阻卜木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強
國百數咸奉臣制女真卽風俗鷲勁苦耕善戰舉事不
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倏焉委
士何興之暴也遼自太祖迄於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
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宗真道宗洪基
政令日替諸部反側延禧荒暴未運增慝亡形著矣蕭
文妃諷諫而賜之賜晉上救盧幹有人望而遣人縊之

圖燕之議起於
童貫賈既得志
西羌遂請遣亦
可圖故因使遼
而與馬植偕來
以爲謀主浮海
通金約夾攻遼
夫太祖太宗勢
當今盛燕雲之
地枕未易取且

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覲叛而大臣效尤至
今讀勿嗟塞士與丞相來朝二歌未有不歎遼數之盡
者也女真烏古迺節度治兵勃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
殺海里累世強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
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卽借譽阿疎舉兵先發飽鷹縱功狀殿
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績奉先復
爲掩罪曲行肆赦敗遼末救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喪師
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
臣於苻堅而親鞭其尸二虜兇殘主皆莫武一朝犯順
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苻劉而定顏兄弟強盛
左勒右襄彼爲風雨此爲朽枯知莫敵也北遼耶律淳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京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
亡何病死再敘西遼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
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雖名西遼遼已
亡矣二人才非定難志鮮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
之拒宋蕭督存梁旣絕而續不亦難乎

復燕雲

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黼此誠禍首納馬植邪說銳
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釁不解幾亡宋室
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衽藝祖
太宗屢爭不得契丹數盡禡員可還睡手而讓之金人
心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卽徵宋助天祚忽焉

自百年今乃其
金樞頭黨類其
困雖廷臣爭之
者眾而帝意字
不可回則尚員
之望也此文亦
非沈燕之必不
可圖特以取之
不得其道與所
在不得其人再
三致意則罪狀
重貴固已甚明
且約書已通而
失師明約張毅
着若都是敗局
這所得僅六七
空城而覽寶之
賈已自不貴又
未成而帖後喝
之軍直迫都城
矣運論嗣首童

賈之罪何可勝
誅徐執斤

方臘唱亂因於
花石綱之擾也
輒諸將協力克
就擒珍而童賈
以功受賞故倖
一勝後然自大
典兵西北流毒
四海篇中專以
中人典兵致戒
甚不特名器不

遼縣歸宋其壑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求
或乘其微。宋不惟無通金之慮。亦有收遼之實。惜乎天
子以時人謀。反至今猶痛之。郭藥師憤蕭后不綱。以涿
易來降。張毅傳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
自弱。不振。二將負弩掃竟。願班朝列者。畏金人。為鷓鴣
耳。若政和以來。謀國諸臣。早見及此。遼主告哀。撫而有
之。使為藩屏。齊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
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為我有。唐太宗之所以
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鉞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
何。徽宗不悟哉。女真最為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
通。但乘遼後。金即有遲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樞獻議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無端遣使名為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
敗北。負約張毅歸順。遁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致責。宋
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叛使。不相通。三
責曷至。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
臣開疆。天必不佑。王安石尚無功。况黼貫哉。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召亂之本

徽宗自崇寧改元。迄於宣和。荒淫忘政。幾二十年。方臘
始因民弗忍。造亂東南。雖術祖妖婦。左道易亡。洞谷幽
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崇。為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
州。殫尸流血。殆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隸錄林銅馬
之惡。風發勢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

可憐亦以
餘音見小
而忘大書
遠慮非其
所知
考漢之捷
不可
壹而可與
卓然
因高人數
等緣
執升

刑人不正其罪
依回隱忍中疑
畏也刻勤情事
如秦鏡之懸孫
執升

州之變憂懼擇師授兵童貫刺王淵韓世忠諸將窮蹙
蕩穴賊即掃除貫儼為功首加爵大師封公楚國獻
俘之曰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曰甚
也帝初理萬幾尚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豐豫之
說而國用不恤開鄩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驛
擾江南朱勔羣奸海內切齒臘初作亂王黼畏禍匿不
上聞陳邁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之帑紅
巾六等慮不即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唐惟
我為之於是圖遼興師宋亂遂酷清溪速敗君子豈敢
為國慶乎必為禍上唐立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勳討平之綱目
致譏不與寺人之典兵也宋淳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

宋史論 卷十四

三

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
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章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
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愧不能答歸除之流不堪
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閨門巧媚善伺猥以魁
幹疎財久司軍旅徇睦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顛覆後即
詔數十罪斬首南雄亦曷救萬一哉

羣奸之窟

羣奸一時已盡

靖康元年正月賜李彥死殺王黼梁師成二月誅梁方
平七月竄蔡京誅童貫趙良嗣九月誅蔡攸朱勔此數
凶者朝夕道君左右根重難拔欽宗不數月間斬戮無
貸太上二十五年之失德一日而反之可云非幹蠱哉

然王黼之死戕於雍巨民家諱之曰盜梁師成縊於八角鎮以暴死何罪聞帝既討賊何惴惴焉唐代宗殺李輔國

非天討乎不敢顯誅遺盜入室竊其首臂賊臣雖死於

刑人於市則非矣欽宗受禪陳東請斬六賊使從其言

立肆市朝天威燁嚴忠義激發敵人聞之惕於新政國

猶可爲而帝不卽斷者曰卽位之初難殺大臣也夫安

國家者謂之大臣亡國家者謂之賊臣羣小賊耳尚以

大臣故遲重不誅此必中外賊黨爲此說以中帝心帝

特婦人之仁優游不察耳引事相証真宗崩雷允恭移皇堂於絕

地明懷太后怒欲誅丁謂馮拯黨之曰帝新立毋急誅

大臣謂遂得免六賊之罪大於謂其黨亦欲借以逃死

有免爰爰寤堪再乎章大邪未去貫開邊疆朱勳禍東南皆獲緩

論而蔡京罪首竟保要領失刑爲甚時常有李綱且數

進數罷任能任賢文安能取賢貳矣去邪必疑公孫鞅所以笑梁王也

金人入寇

追敘通金始事

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踴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

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侯累相封賞不貲君臣

舉觴方禱奇功萬年遠駕祖考未幾張設啓豐郭藥師

背叛神賦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

怨三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素

聞敗度踐祚之口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

宣和賊盟金師

深人舉胡束手

賊守備禦獨有

李綱然事方急

則試之以言敵

箠勢小緩節點

之以快敵意紛

紛變更徒貪談

賢二意當日君

臣情狀固已一

筆鈞出益良敵

者中人之常心

賢者小人之性

自來未有不... 用事而國不... 若宋自燕以... 益與小人相... 終始宜其一... 不復振云。不... 急人敵而急... 網說來可恨... 其君可知南... 之高猶... 飲也為李綱... 何所謂之不... 孫執升

有為然朝議棄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生賢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自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神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所營敗走金人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界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以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道人蠟書事洩為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揆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握兵柄徒為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盡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地始而謀幸既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神師道入而主戰一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擿鼓喧呼呼邦彥殺肉寺義出眾憤而賊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為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眾問綱

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為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眾問綱

宋之徽欽與晉之懷愍同一覆轍但其能後則視懷愍為甚促其恩奇則視懷愍又較久夫人君為社稷主固當與國而存亡徽欽既不知圖治於平時又不能定預於倉猝而徒括利生民異後須臾之困則輒登乘馬過

城掩泣殆不如一死之為烈也

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二帝北狩

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弑至今望平陽之塵。廣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之繼惠望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敷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劉石虢橫大勢不支。龍墜鯨吞。顛趾僵仆。天實為之。若徽禪欽立時非無可為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既而兩河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算無論。卽以此骨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劫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盤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饗餐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尙無意留之。誤於何棄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論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觀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內則好言謝虛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絕財竭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墮青城終隕五

請葬于古宛柳。諱之能不氣塞。諒執升。

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問道晉崩三十一年五月而
二主速朽爲愈矣
以。此。亦。何。用。大。化。

張邦昌僭逆

仗節死義之臣
當於犯顏致諫
中求之邦昌立
朝後護工媮不
聞諫論則其質
金時卑鄙屈節
以自贖於金節
不言可知篇中
懣敘罪狀竟可
作討張邦昌激
至康輿立不能
如該字氣建議
留中不拜是其
平日徘徊觀望

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論惟乞取崇寧大觀瑞應增
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
宰未幾與李梈同罷眾謂其私於敵也三帝北狩金立
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爲楚帝邦昌本無
能何金人瞻之度彼偕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
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毛則姑
與置君耳金師旣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

宋史論卷十四 宋

三五

幸父兄之北而
唾手其位與邦
昌正自同情與
言及此上王之
泣應不姓爲邦
昌而下孫執升

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僞命罪
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臂僭居宮闈宣贊義
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
之體南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豪賢賈罷
和宣州論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
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親北遷遂取大位其無人心與
邦昌何殊宜卽位以後姑息行貨不樂其速死也

高宗嗣統

康王不知復讐
之義固春秋所
必誅篇中只將
諸王間評論
而康王之罪同
自溢於言表益

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
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構靖康之難榛匿貞定境上馬
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

罪之甚於其罪
不勝辭則以不
誅之可謂
於春秋之旨生
就天

行在願總大事與諸將鄉兵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

沮之遂自亡也承說所王之不出也樛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

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樛凡人不相及如一王

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

赤光焰室又云朗悟燿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百五斗

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為虜

所辱亦謂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

人以下乎景王杞晝考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

異域死生失所此即不能倡義復讎立功函夏猶獲追

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

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宜異折王哉金營再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天

遣宋澤固齒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欲金

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

束手何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李綱輔政

康王之志

在國進取潛蓄

伯彥欲遂君意

以圖充其勢必

與綱為異夫听

善伯彥之說

則人主喜以為

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

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

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

為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

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

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即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秦頗見

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為也綱於靖康排和議而

也開建慮
優劣恬靜絕無
干進之心目襟
欽北行始煉概
微發糾心責旅
數十萬眾一呼
而某請還京之
批二十餘奏而
羣怒若罔聞雖
抑而康王之心
實有長於近致
也篇中病恬忠
簡所以深獲康
王及伯彥脫彼
于魯則念之不
忘忠簡生彼之
德則置而不問
豈非以伯彥後
諛忠簡正直故
有易合與難合
之分哉且從主

於武侯終身信
在未嘗妄變逆
武侵沒而陳祇
黃時諸姑始進
用事康王則當
忠簡生存而已
倚汪黃如磐石
斥以竊神不如
康王能無汗下
孫鞠尹

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泣相州

囊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衞也

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繇滑潛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

日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

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關輒語

桑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置澤若

讎好所惡而惡所好宦人情平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

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尤闕冗無聞陝西地震

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

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中疽發身

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宋二之二十八

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目

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

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

願使北庭兩河敵衝軍騎經理及人援都城謀邀二帝

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駕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

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

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迺三十年而淪

滯空老不三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灑祁山

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

夷虜金人所愛構亦愛之金人所讎構亦讎之既悅汪

伯彥黃潛善則必相秦檜既怒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

詩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兩河中原之陷

戰勝之略洪於
唐諫李綱宜朝
行幸措置勸中
機要乃罷之而
所任黃江凡綱
則固曰棄四京
如敵雖與去疾
大皆軍為終緩
道路康王必曰
南渡受我奉我
黃得以為避敵
鋒若從李綱宗
深之請幾何不
以此身為父兄
之續彼為設心
固必出此特為
拈出以資識者

一梁孫執升

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首拜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

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

河東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

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期時乎乃李綱一罷帝

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

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

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為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為也

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遊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將

宋史論 卷之四 宋 三九

金虜不敢自繇康王為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既逐

國無偽帝之疑時勢必有可為離不復死商有漸殺之勢綱行土事

務合人心澤又灑掃舊京引領重駕自應天達開封通

邑大都為我馳驅而徘徊所重以在子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

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間舍雖未大任尙留數月建炎

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或采齊

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為

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為狂言綱甫罷諸賢

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

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睡之十世

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

奪非曹不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於欽宗而問
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
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見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
並笑也

南遷定都

可謂取法乎上

自古帝王起於西北則足以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與西北此李綱之言也宗澤與之同心故屢奏請還京康王之決計南幸其意必以晉之建武爲詞不可金陵形勢尤可掣引江淮錢

地勝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自陵安定都秦會始相自是而逐忠臣戮六將其惡遂曰曾祖則謂康王南遷非以存宋而宋以亡宋受亦豈爲過刻之論孫扶

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遵五胡長安既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據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金陵九可一建導爲公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

宋史論之卷十四 宋

三

錢鏐襄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爲地下西湖其爲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速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桀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外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温州航海避兵威蹙靡騁酒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勸旅顧盼興復卽建康襄鄧尙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河版手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

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滅秦雍。傾汴蔡。身已蜀。統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悞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瀆德。恥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基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丁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與哉。

金人渡江南侵

是時江東江西兩路進兵。如履無人之境。益棄宗李。而不用。尚苦注。為腹心。變逆賊。而惡忠義。兵。蹙固自。康王致之。若非韓岳。

奮勇稍挫其銳。則敵固再舉。崖山覆舟。當不笑。解。因。而見矣。篇中一番哀痛。一憐而惜之之意。要之下。愚之人。必非言。所能動。則亦。惟存此。論於天。壤而已。孫。執。升。

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感擊之。越明溫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則不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為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病。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問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股肱既潰。而西體保無。僅存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闢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漸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傲。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比。

苗劉變生府版
事勢危迫張浚
謀迎兵猶未敢
謂言討賊蓋投
亂言君不得不
兩慎重韓世
忠全軍至秀州
始傳檄外聲
言二人之罪通
篇對酌詳審情

理周列本嘗一
筆墜下獨未勝
非亦列於大功
似非臨准不奪
正語然委蛇定
亂乘與不驚君
子簡取不妨姑
予若二賊狀康
王國皆實錄但
志清君則晉陽
不免於誅何物
苗劉故為大逆
篇末君臣交責
詞旨甚為嚴毅
孫統升

有潞和人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斬黃入
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即卑詞祈請奉朔種
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為夫差之赦句踐楚莊
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乘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
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矣

苗劉之變

苗傅上黨酋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即隸麾下劉正彥
孫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進兩人即非大將材兵
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
貴顯傅等積不能平結眾作亂亦心軍起黃卷謀機使
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死難兵犯宮闕康履腰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
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雨朱勝非於靖康朝
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
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浮沈陰陽倖不為賊忌得以獨
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既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
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烏獸竄所慮
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
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
矣勝非參接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
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
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

此所謂深慮也
此處雖信其力
須與揭出

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
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
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
不深中注慝幽厲無道豈爲申戒未滅哉

平羣盜

原盜所由起

時泰賊論起勝則乘勢抄掠敗則以剽掠爲淵
救此腹心之患也然初無遠畧非昔唐臣寇之此自武臣策安撫而次出就中此文起訖特推重武穆去李綱爲相顧岳爲物天下亦何事不

可爲乃珍賊既克成功製敵又復擊其肘則師貞之畧不獲盡展君子猶於諸公而致惜孫執

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
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螭蟻然
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禍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
數萬成羣高宗卽位徒黨繚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
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
降於張浚猷聚望風聞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
張用祖迎李成敗而襄漢平陽公破而荆湖靖以至走
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
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
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晝疆建青社長
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口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承
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
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
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
爲燕苻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
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

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
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

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
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

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
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

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
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

天子以巨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
天朝而威福仍已出於主發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

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書

餓亂相煽村鳴剽發潢兵梗卒復因隙踏琅烏合衝突

志不大於元海眾不猛於滄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
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卽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

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界地稱帝合其南牧宋遂受敵資
其勢而興以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

盜貴威強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
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金人立劉豫

以杜充○來件○劉豫

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

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杜罕薄之久乃命知相

州猜阻同列後爲胡景山所誣下東炮掠豫賂撻懶立

拔涉河際其意
不過圖富貴耳
至以重賂求立
爲帝則劉豫之
志爲已優矣乃
金亦因而立之

者... 兵... 用宋之叛... 擊其術... 巧... 乞師不至... 池之... 富貴安... 墓... 或出之... 難... 者... 至... 可... 意... 南... 之... 韓... 不... 又... 孫...

為齊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合兀木入汴囚諸金

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

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

其河北種田與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即棄官避亂儀真

有何殊能而張熬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

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

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因降單于教其桀

鶩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

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為禍既敗金圍果殺開

勝絕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鐫柄是導之亂也豫

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壹

張浚復為游說始册尊位都太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

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勢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

憂死豫失內緩遂徙臨潢北面虜主子奪唯命其何敢

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刑希載請通采誅囚不顧

金盡界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

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統通逃竄空藉

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

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

汴立劉豫又聽徙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

使中國人守之掎角病宋斯可矣追賊檜主和而後汴

果入金也高宗間豫叛厚撫其黨名為大齊冀稍紓難

張浚輕取關陝
是其所短保有
全蜀是其所長
至於知人之明
亦復得失互見
蓋其之心精誠
純粹或非他武
忠獻之比但須
其身任陝蜀以
形勢牽制東南
江淮類以粗安
則其功自不可

掩若輕師失律
亦以時爭外亟
不得不爾是急
於求勝猶非一
切退縮玩寇之
比蕭中抑揚予
奪較重不失略
取取固君子
觀人之法孫統

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罪即諸道兵合金
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
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
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張浚經略關陝

張浚於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即有富
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
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
飛文曰騰浚務營豪傑百口保之拔為大將端有人心
宜為知己者死妻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
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於恭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
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
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
賊臣范攄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
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

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
辦集即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盡積憤腥膻急欲求
勝曲端老謀疑為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既敗退守隗闡
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尙原
仙人關師屢告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
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灑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

全蜀得宗吳氏
兄弟力也玠玠
謀略兼優金人
悉銳來攻轉閉
且十年而蜀幸
無恙此文中間

叙吳氏戰功起
結皆以張浚為
言蓋擇人而任
宜撫之職其勇
又有子羽之失
死不後世將之
成親無改故吳
氏得以成功師
克在仰觀於保
蜀而益信孫執
升

謾敗於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於好水。川無
善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
興。即不能追蹤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於才。
功浮於過。閣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當平
之役。則下無勸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
趙括。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
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吳玠兄弟保蜀

張浚始劾李綱。晚鄰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
鄙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
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
據高阜。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
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於和尚原。再捷於仙人關。蜀
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
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
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玠奮義出師。商鞅河源。德

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為敵有。
益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
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即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
牧撮臂之悲。道濟投憤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然。帝特
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為勝。胡

武穆千古人豪
武侯台公其傳
嗣漢武公再造
唐室武穆大功
垂成竟為槍沮
以頌其罪夫武
穆也孝性生握
兵事關而盜經
再權以致命遂
志此固自盡其
所當為通篇連
類庶可歎擊累
息不滅長歌之
哭且槍致武穆
於死猶云為金

謀其在康主則
既信之深矣
獨偶後旋節陰
覆此非忍武穆
構直自警其親
耳下惡不移古
今同恨極力唯
罵猶恐不足污
我筆墨起得
高聲結得珍語
中波一被木下
一被復起筆下
具有渴翻之致
孫執升

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璿
樂與同功也

岳飛規復中原 系槍書飛附

○髮○今於其倫起法登拔
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聞世而
一出者也承說孔明
後主閻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蕭
代厄於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偽齊累敗金虜唾
手中原而賊酋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
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為飛謀者曰郿城之戰
兀兀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
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為宋定鼎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三

槍即如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
晉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
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熱而作懷沙之
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
者以為為人子為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
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銀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
即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風俟帝命未嘗自
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泰世使外國沙重王不順矯節
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忠鄴

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尚

為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傲覺靈爽天子嘉勞

不罪矯制飛復讎報國一舉蕩平階留數日建功不世

廟堂即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

還者誰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

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旂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

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感於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

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懷忌亦何所不為也

韓信學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蒞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

猶有曲諒者曰彼為子孫計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

宋史論

卷十四

五

反為讎非讎飛也直讎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

比而飛死痛哉大

順昌拓皋之捷

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益著名

蕞玉旣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為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

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俊奇其才使

經略涇原然富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以未有

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

吳璘捷於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於順昌而兀

朮走汴於是錡威名震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

先漢功先泚上周喻霸吳氣凌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

與武穆同至於

劉錡成名始於順昌其銳氣奮發忠義自矢故克摧剪勁敵至於有功若揮犀見旗幟而奪濟此文叙劉錡戰勝不過敘行以後通是深既罷兵之失策益有可乘之時有可任之將而王和旣誦以誤國計是錡之不至與武穆同至於

武勝之不克與
而鑄之不幸命
又鑄之不克與
皆宋之不幸命
也結到國而之
整康王之罪何
可勝誅孫執升

勝。追。蹤。二。者。錄。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眾。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間。鑄。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且。暮。竟。為。賊。檜。所。敗。志。士。痛。馬。虜。寇。大。入。檜。陰。為。生。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郾。城。朱。仙。鎮。諸。戰。金。無。不。敗。祖。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於。鑄。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即。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妻。人。盧。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效。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鑄。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隕。先。帝。之。業。樂。紂。亡。身。未。有。患。於。此。者。也。竊。慷。慨。沈。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櫻。檜。忌。廢。處。散。

宋史論

卷十四 宋

學

地二十餘年字免武移身之謂既無夜半片紙填月牢獄而老將材明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即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宋史論卷十四

南海陶文錦校

國史館藏

00565

